

安徽地方戲叢書

靴 捐 準 寇

安徽人民出版社

前記

在楊家將傳說中，奸臣王强（或稱王祥）誣陷楊六郎（楊延昭）私通敵人，宋王聽信讒言，撤了楊的官職，將其充軍雲南。楊六郎蒙此不白之冤，灰心已極，適巧護衛他去雲南的老部下任堂輝病故，由於二人面貌極其相像的緣故，楊六郎遂乘機假託病故，冒了任堂輝的名字，運靈柩回府，想從今以後隱名埋姓，了此終生。不料此事却被前來弔唁的寇準識破。這一折戲即是寫寇準如何識破楊家停喪計的。通過這一段故事的敘述，寇準機智睿明、剛直爽朗的性格，和他那憂國憂民、慕賢如渴的愛國思想，都得到了鮮明的表現。同時劇本也從側面歌頌了楊家將的赤心報國，暴露了宋王失政，奸佞誤國的事跡。

爲了使矛盾集中，主題突出，故事合情入理，整理本刪去了楊六郎化粧任堂輝扶靈柩回府一場、寇準往訪八賢王一場和寇準夜觀天象斷定楊六郎未死一節。在情節上，對寇準往楊府弔唁的目的，楊家辭朝的緣由，也均作了些增補，語言也作了些必要的加工。

人物：八賢王（簡稱八）

楊延昭（簡稱楊）

柴郡主（簡稱柴）

寇 準（簡稱寇）

佘太君（簡稱佘）

楊宗保（簡稱宗）

第 一 場

〔寇、內侍同上。〕

寇：（唱二八板）

聞聽郡馬把命喪，
寇準心中好憂傷，
可恨王強狗奸黨，
嫉賢妬能害忠良，
延昭發配雲南地，
番邦賊子更猖狂，
他欺咱朝中無良將，
他欺咱朝廷少主張，
他欺咱大臣不和睦，
他欺咱國弱兵不强，
賊兵時時來進犯，

黎民百姓遭災殃，
爲臣晝夜常思想，
只有楊家能抵番邦，
朝廷從來少恩賞，
反聽讒言害忠良。
自從延昭治了罪，
人人灰心離朝廊。
只要楊府再掛帥，
就管保四路人馬到邊疆，
可嘆延昭命已喪，
宗保還是小兒郎，
如今邊疆常告急，
更仗何人保家邦？
急忙忙去見八千歲，
同往楊府去弔喪。

侍：（白）稟天官，來在宮門。

寇：（白）你且退下，待我去見千歲。

〔寇下。柴白衣素服偕宗上。〕

柴：（唱倒板頭轉慢板）

身穿孝服靈堂進，
想起了朝中事好不傷情。
叔王江山能安定，
死的都是俺楊家兵，
可恨王強狗奸佞，

朝中專權亂胡行，
 郡馬與他把理論，
 從此怨恨積的深，
 奸賊金殿奏一本，
 他說郡馬有反心，
 也是叔王少主見，
 他將夫君定斬刑，
 幸有百官把本保，
 貶郡馬雲南去充軍，
 多虧好漢任堂輝，
 他保郡馬雲南行，
 不幸途中多辛苦，
 可憐堂輝喪了命，
 郡馬冒了他的名，
 假設靈柩回府中，
 俺夫妻二人把計定，
 全家辭歸回河東，
 唉！不是俺楊家不保主，
 叔王他忠奸分不清。
 悶憂憂打坐靈堂內，
 夫未死也只得大放悲聲。
 （八、寇、內侍同上。

八：*（唱慢二八板）

可恨北國犯邊境，

黎民百姓受欺凌，
朝中缺少忠良將，
晝夜懷念楊元戎，
叔王江山千斤重，
他肩担八百還有零。
今日不幸他喪了命，
大宋的河山難太平，
滿心悲痛把宮離，
前往楊府去弔靈。

寇：（唱流水板）

悲悲嘆嘆往前走，
來到天波府門旁。
宗保站在大門內，
只見他無憂無慮不悲傷，
府內不聽哀樂響，
不聞哭聲爲哪椿？

（白）宗保過來！

宗：（白）侄兒給寇伯父見禮。

寇：（白）宗保莫要施禮，速去稟與你家母親，就說龍舅
和寇伯父過府弔唁來了。

宗：（白）是。（進門）稟母親，我家龍舅和寇伯父前來
弔唁。

柴：（白）怎麼！你那寇伯父他也來了？

宗：（白）是的。

柴：（白）往外去傳，就說爲娘頭戴麻冠，身穿重孝，不便出府相迎，靈前恭候，裏面有請。

宗：（出門，白）寇伯父請過來，我母親說，裏面有請。

寇：（白）宗保過來，……（從內侍手中接過紙帛遞宗）你到靈前侍候。稟千歲，有請千歲入府。

八：（白）老愛卿，保駕來。

寇：（白）內侍退下。

八：（唱流水板）

御妹傳出裏面請，

楊府門前甚凋零。

愛卿領我靈堂進，

寇：（白）千歲，隨我來。

八：（接唱）

看見靈牌放悲聲。

見了雕鞍想駿馬，

今日喚卿卿不應，

你不管北國犯邊境，

錦繡江山靠何人！

我有心上前把靈拜，（壓板）

寇：（白）且慢，千歲，君不拜臣。

八：（接唱）

老天官替王把禮行。（留板）

寇：（接唱）

寇準靈前施一禮，

雙膝跪地祭忠靈，
行罷禮來抽身起，

柴：（提裙拭淚，露出裏面紅衣，哭）郡馬呀！

寇：（接唱）

見郡主外套白來內穿紅。
既然郡馬已喪命，
爲什麼外套白來內穿大紅？
莫非訂下臥虎計，
想瞞哄千歲和朝廷，
滿朝文武都瞞盡，
諒你瞞不住我寇萊公。
我這裏施過禮靈前落坐，
看一看柴郡主什麼動靜。（留板）

柴：（旁唱二八板）

柴郡主靈前淚盈盈，
見兄王和天官滿面愁容，
千歲好比是南柯一夢，
他怎知郡馬回府中。
宗保隨娘把孝謝，
一邊廂再謝寇萊公，
轉面再把宗保叫，
快請你祖母到前廳。

宗：（向內，白）有請祖母。

〔余上，宗迎上攙扶，並耳語。

余：（唱滾頭流水板）

耳聽得宗保一聲請，
言講千歲過府中，
進門來先把千歲拜，（壓板，行弦）

（白）臣妾見過千歲。

八：（起立，白）太君且莫施禮，請起來。

余：（白）多謝千歲！

（接唱）轉身再謝寇萊公。（板壓）

寇：（白）老太君莫要施禮，你莫要太悲傷了。

余：（白）呵呀，老身命該如此呵！

寇：（料知是假，帶笑，白）太君，你莫悲傷呵！

余：（白）千歲呀！

（唱一串鈴）

我在此靈前把本奏，

八王千歲請容稟，

楊家在朝保宋主，

八個兒子死乾淨，

一座陵，二座陵，

打開十座九座空，

都是爲國喪了生，

哪一個屍首送墳塋！

如今六郎又送命，

俺楊家無人保朝廷，

望千歲替我把旨請，

願回河東去爲百姓，
單等宗保人長大，
再保國家再盡忠。

八：（唱流水板）

太君莫要悲哀慟，
句句話兒記心中，
等候宋主把旨下，
送你全家回河東。

余：（接唱）

聞聽千歲願保本，
我楊家世代不忘恩。
正在談說天色晚，

八：（白）老愛卿，你看天色不早，你我回宮去罷。

寇：（白）慢來，慢來。郡馬爲國，屢建奇功，今日死去，君臣心中不忍，理應守靈三日，以表愛忠之意。

八：（表示驚異）

寇：（唱流水板）

老寇準心腹事他怎知情！（留板）

余：（接唱）

老天官提出要守靈，
余太君暗暗吃一驚！

（白）千歲呀，自古以來，哪有君王爲臣守靈的道理。

寇：（白）念他過去有汗馬功勞，理應守靈。（千歲無

語)

余：(白)不必了。

寇：(白)一定。

余：(白)不必。

寇：(白)一定!

余：(白)如此請到後廳飲宴。

(接唱)

請千歲後廳去飲宴。

〔千歲下。

(白)天官哪!

(接唱)

寇天官請陪着八王主公。

寇：(白)唉呀呀，我們君臣叨擾了。

余：(白)請了。

寇：(白)請了。

〔寇下。

余：(向郡，白)兒媳呀!

(唱流水板)

天官他素日多精明，

看破機密了不成，

兒媳在此莫久停，

與我兒送飯到——(出門左右張望，退回)

與我兒送飯到花廳。(留板)

〔宗機扶余入。

柴：（接唱）

宗保擡太君後堂進，
我到廚房取飯走一程。（留板）

第 二 場

〔寇、八同上。〕

八：（唱滾頭流水板）

今日飲酒如飲水，
今日吃飯飯無味，
寇準一旁痛飲酒，
太君一旁放悲聲，
進客廳只覺得身疲倦，
等天明再回到南清宮。

〔八入睡，寇心情焦急不能入睡。〕

寇：（唱流水板）

八千歲客廳睡朦朧，
我憂疑之事滿心胸，
爲什麼郡主內穿紅？
爲什麼句句回河東？
莫非那馬他未死？
爲什麼靈柩停前廳？

左思右想心思亂，
走着坐着不安寧，
天上無月星星明，
夜深人靜冷清清，
耳旁邊忽聽得有人走動，（壓板、行弦）
吹滅燈緊倚簾細看分明。（留板）

〔柴蹣手蹣腳走近客廳。〕

柴：（唱小滾頭、三二鑼轉流水板）

柴郡主，戰兢兢，
客廳院裏聽動靜。（壓板）

（柴靠近門簾竊聽，被寇看見，寇吃驚稍向後退，柴以爲他們已經睡去，欲走，但不放心，復回取土向簾內輕撒，適寇正瞠目外看，沙土迷眼，不敢作聲，柴竊聽仍無聲息，甚喜。）

（接唱）

兄王天官入夢境，
花廳裏餓壞楊元戎。

〔柴下。〕

寇：（唱流水板）

寇準用目向外看，
原來是郡主過客廳，
柴郡主你一夜不睡覺，
老寇準陪你到天明。
小老躲避在房簾下，
看一看柴郡主往哪裏行。

【柴上。

柴：（唱飛板叫裁板轉慢板）

提飯籃放快步客廳越過，

去後園爲郡馬我把飯送；

【寇輕步在背後緊緊跟隨。

此一番我夫妻計謀設定，

諒寇準再精細也難知情，

瞞過了他君臣辭朝還鄉，

再不受賊王強他的欺凌，

急急忙忙往前走，

【柴、寇走圓場，二人相撞，柴飯籃落地，寇失驚跌倒，靴子
跌掉。柴吃驚後退，向地上摸籃子，寇摸靴子，又相遇，寇急
讓，失帽，二人俱驚慌。寇急拾帽，反置頭上，又摸着籃子裏
有饅頭，取出一個吃了一口以壓氣喘，並將籃子放在原處，柴
摸得籃子，暗數饅頭，發覺少了一個，甚驚，急向前摸，寇退
避。柴漸逼近，寇急，學犬叫。

柴：（轉唱流水板）

原來是小黃狗兒把我驚，

小黃狗，別咬我，

郡主心事你不明，

從今後不把官來做，

我帶你一同回河東。

提起飯籃往前走，

【柴下，寇仍裝犬叫，急摸靴子搯在肩上，追下。

〔柴上。〕

柴：（唱流水板）

不覺來到後花廳。

叫門不敢高聲喊，

低聲悄語叩門輕。（喘氣）（送板）

（白）郡馬，開門來。

〔楊暗上。〕

楊：（辨聽聲音，白）門外何人叫門？

柴：（白）我的聲音你都聽不出來了。

楊：（白）原來是郡主到了。待我與你開門，郡主請進。

〔寇聞楊的聲音，竊喜。楊開門，寇尾隨柴後，欲進。不料柴隨手掩門，擰了寇腳，寇急坐地，忍痛竊聽。〕

楊：（白）郡主送飯，為何來遲？

〔柴出手帕拭汗，氣喘不定。〕

柴：（白）八千歲和寇天官過府弔孝，住在府中，早來恐有不便。

楊：（白）他們可講說什麼？

柴：（白）千歲哭的甚為悲傷，說我夫再不能抵抗北國，保宋江山了。

楊：（白）千歲待咱楊府甚為有情，只恨宋主失政，聽信讒言。延昭滿腹冤情，向誰伸訴！

柴：（白）那寇老頭子也是滿面愁容，唉聲嘆氣。

楊：（白）寇天官與爲夫是一文一武，在朝奉君，保宋江山。今日見了靈柩，怎不愁煞他呢。不過寇天

官智謀過人，我妻要謹慎從事，不可被他識破。

柴：（白）郡馬放心，爲妻也自小心，故等兄王與天官睡熟，親來送飯。

楊：（白）既如此，你將飯籃留下，快快回去。

柴：（白）我歇息一時再走。

楊：（白）還是快些回去罷。

柴：（白）也好，郡馬開門，讓我走。（楊欲開門，柴阻止）我再囑咐你幾句話。

楊：（白）有何囑咐？

柴：（白）以後送飯都是爲妻前來，你聽出是爲妻的聲音，方可開門，不是爲妻的聲音，千萬不要答話。
〔寇急，以手點柴。〕

楊：（白）我記下了，郡主請回。

〔楊開門，寇急避開。〕

柴：（白）我夫妻訂此計策，只有太君知道，打量寇準那個乾癟老頭兒也難知曉！

〔寇站起身，目送柴走遠。〕

寇：（白）楊郡馬，楊延昭，你原來在此呵！你們全家越上辭表，回到河東，逍遙自在享受民間之樂，但誰來保宋江山，保主社稷！你雖有冤屈，也不應訂下此計。果不出我所料，待我速稟千歲知道。哎喲喲，我的靴子也跑掉了，脚也跑痛了；天又這樣暗黑，路又這樣不平……楊郡馬呀！你可把老朽我害苦了。哎喲

啲……（但又想起了江山可保，面帶喜色，用力急跑回來，至客廳門口慢慢走進，摸來摸去，摸着桌子）

寇：（白）千歲醒來，千歲醒來！

八：（驚醒，白）是哪一個？

寇：（白）是老臣我。

八：（白）老愛卿，你不安睡，到哪裏去了？

寇：（白）千歲有所不知，老臣正在此間打盹，忽聽到郡主講話聲音，她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跟到花園，你猜我看到誰了？

八：（急問）你看見哪個了？

寇：（白）我看見郡馬楊延昭了！

八：（白）怎麼，楊延昭真還在人世嗎？

寇：（白）嗯，一點也不錯。

八：（白）這就好了。有楊某在，番兵可退，邊疆可保，真大宋社稷之福也。他現在何處？

寇：（白）千歲，隨我來。

八：（白）帶路。（圓場，寇止步）

寇：（白）方才老臣到此，郡主把我碰了一跤，要不是老臣會學狗叫，險些被她辨認出來。

八：（白）噯，你官居天官之職，怎麼學起狗來了，不怕有失官體嗎？

寇：（白）這是什麼話！我怕郡主識破，不能見到楊延昭，無人保主江山，爲國盡忠，怎能說有失官體呢！

八：（白）老愛卿，爲宋江山，忠心耿耿，真是可欽可敬